



名 著
精 华
中 国
古 典

论语·孟子

远方出版社

论

语

春秋·孔子/著

目 录

论语序说	(1)
论语卷之一	(5)
论语卷之二	(18)
论语卷之三	(32)
论语卷之四	(49)
论语卷之五	(64)
论语卷之六	(78)
论语卷之七	(95)

论语序说

《史记·世家》曰：孔子名丘，字仲尼。其先宋人。父叔梁纥，母颜氏，以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岁十一月庚子，生孔子于鲁昌平乡陬邑。为儿嬉戏，常陈俎豆，设礼容。及长，为委吏，料量平。委吏，本作季氏史，《索隐》云“一本作委吏，与《孟子》合”，今从之。为司职吏，畜蕃息。职，见《周礼·牛人》，读为帜，义与杖同，盖系养牺牲之所。此官即《孟子》所谓乘田。适周，问礼于老子。既反，而弟子益进。昭公二十五年甲申，孔子年三十五，而昭公奔齐，鲁乱，于是适齐，为高昭子家臣，以通乎景公。有闻《韶》、问政二事。公欲封以尼溪之田，晏婴不可，公惑之。有季、孟吾老之语。孔子遂行，反乎鲁。定公元年壬辰，孔子年四十三，而季氏强僭，其臣阳虎作乱专政。故孔子不仕，而退修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。弟子弥众。九年庚子，孔子年五十一。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，召孔子，欲往而卒不行。有答子路东周语“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则之，遂为司空，又为大司寇。十年辛丑，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，齐人归鲁侵地。十二年癸卯，使仲由为季氏宰，堕三都，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堕成，围之不克。十四年乙巳，孔子年五十六，摄行相事，诛少正卯，与闻国政三月，鲁国大治。齐人归女乐以沮之，季桓子受之；郊，又不致膳俎于大夫，孔子行。《鲁世家》以此以上，皆为十二年事。适卫，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。《孟子》作“颜雝由”。适陈，过匡，匡人以为阳虎而拘之。有颜渊后及文王既没之语。既解，还卫，主蘧伯玉家，见南子。有矢子路及未见好德之语。去，适宋，司马桓魋欲杀之。有天生德语及微服过宋事。又去，适陈，主司城贞子家。居三岁而反于卫，灵公不能用。有三年有成之语。晋赵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，召孔子，孔子欲往，亦不果。有答子路坚白语及荷蕢过门事。将西见赵简子，至河而反，又主蘧伯玉家。灵公问陈，不对而行，复如陈。据《论语》则绝粮当在此时。季桓子卒，遗言谓康子“必召孔子”，其臣止之，康子乃召冉求。《史记》以《论语》

归与之叹为在此时，又以《孟子》所记叹词为主司城贞子时语，疑不然。盖《语》、《孟》所记，本皆此一时语，而所记有异同耳。孔子如蔡及叶。有叶公问答子路不对，沮、溺耦耕，荷蓑丈人等事。《史记》云：“于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，孔子将往拜礼，而陈蔡大夫发徒围之，故孔子绝粮于陈蔡之间。”有愠见及告子贡一贯之语。按：是时陈、蔡臣服于楚，若楚王来聘孔子，陈、蔡大夫安敢围之？且据《论语》，绝粮当在去卫如陈之时。楚昭王将以书社地封孔子，令尹子西不可，乃止。《史记》云：“书社地七百里”，恐无此理，时则有接舆之歌。又反乎卫。时灵公已卒，卫君辄欲得孔子为政。有鲁、卫兄弟及答子贡夷、齐，子路正名之语。而冉求为季氏将，与齐战有功，康子乃召孔子，而孔子归鲁，实哀公之十一年丁巳，而孔子年六十八矣。有对哀公及康子语。然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仕，乃叙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，有杞、宋，损益，从周等语。删《诗》正《乐》，有语大师及乐正之语，序《易·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有假我数年之语。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。弟子颜回最贤，蚤死，后唯曾参得传孔子之道。十四年庚申，鲁西狩获麟，有莫我知之叹。孔子作《春秋》。有知我罪我等语，《论语》请讨陈恒事亦在是年。明年辛酉，子路死于卫。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，孔子卒，年七十三，葬鲁城北泗上。弟子皆服心丧三年而去，惟子贡庐于冢上，凡六年。孔子生鲤，字伯鱼，先卒。伯鱼生伋，字子思，作《中庸》。子思学于曾子，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。

何氏曰：《鲁论语》二十篇。《齐论语》别有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，凡二十二篇，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《鲁论》。《古论》出孔氏壁中，分《尧曰》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，有两《子张》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不与《齐》、《鲁论》同。

程子曰：《论语》之书，成于有子、曾子之门人，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。

程子曰：读《论语》，有读了全然无事者，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

句喜者，有读了后知好之者，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者。

程子曰：今人不会读书，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

程子曰：顾自十七八读《论语》，当时已晓文义，读之愈久，但觉意味深长。

论语卷之一

学而第一此为书之首篇，故所记多务本之意。乃入道之门，积德之基，学者之先务也。凡十六章。

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说，悦同。○学之为言效也。人性皆善，而觉有先后。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，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。习，鸟数飞也。学之不已，如鸟数飞也。说，喜意也。既学而又时时习之，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，其进自不能已矣。程子曰：“习，重习也。时复思绎，浹洽于中，则说也。”又曰：“学者，将以行之也。时习之，则所学者在我，故说。”谢氏曰：“时习者，无时而不习。坐如尸，坐时习也；立如齐，立时习也。”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乐，音洛。○朋，同类也。自远方来，则近者可知。程子曰：“以善及人，而信从者众，故可乐。”又曰：“说在心，乐主发散在外。”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愠，纡问反。○愠，含怒意。君子，成德之名。尹氏曰：“学在己，知不知在人，何愠之有？”程子曰：“虽乐于及人，不见是而无闷，乃所谓君子。”愚谓：及人而乐者，顺而易；不知而不愠者，逆而难，故惟成德者能之。然德之所以成，亦曰学之正、习之熟、说之深而不已焉耳。○程子曰：“乐由说而后得，非乐不足以语君子。”

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弟、好，皆去声。鲜，上声，下同。○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。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弟。犯上，谓于犯在上之人。鲜，少也。作乱，则为悖逆争斗之事矣。此言人能孝弟，则其心和顺；少好犯上，必不好作乱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与，平声。○务，专力也。本，犹根也。仁者，爱之理，心之德也。为仁，犹曰行仁。与者，疑辞，谦退不敢质言也。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，根本既立，则其道自生。若上文所谓孝

弟，乃是为仁之本。学者务此，则仁道自此而生也。○程子曰：“孝弟，顺德也。故不好犯上，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？德有本，本立则其道充大。孝弟行于家，而后仁爱及于物，所谓亲亲而仁民也。故为仁以孝弟为本，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。”或问：“孝弟为仁之本，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？”曰：“非也。谓行仁自孝弟始，孝弟是仁之一事，谓之行仁之本则可，谓是仁之本则不可。盖仁是性也，孝弟是用也。性中只有个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而已，曷尝有孝弟来？然仁主于爱，爱莫大于爱亲，故曰‘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’”

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！”巧，好；令，善也。好其言，善其色，致饰于外，务以悦人，则人欲肆，而本心之德亡矣。圣人辞不迫切，专言鲜，则绝无可知，学者所当深戒也。○程子曰：“知巧言令色之非仁，则知仁矣。”

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省，悉井反。为，去声。传，平声。○曾子，孔子弟子，名参，字子舆。尽己之谓忠，以实之谓信。传，谓受之于师。习，谓熟之于己。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其自治诚切如此，可谓得为学之本矣。而三者之序，则又以忠、信为传习之本也。○尹氏曰：“曾子守约，故动必求诸身。”谢氏曰：“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，其后愈远而愈失其真，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，故传之无弊，观于子思、孟子可见矣。惜乎其嘉言善行，不尽传于世也。其幸存而未泯者，学者其可不尽心乎！”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道、乘，皆去声。○道，治也。千乘，诸侯之国，其地可出兵车千乘者也。敬者，主一无适之谓。敬事而信者，敬其事而信于民也。时，谓农隙之时。言治国之要，在此五者，亦务本之意也。○程子曰：“此言至浅，然当时诸侯果能此，亦足以治其国矣。圣人言虽至近，上下皆通。此三言者，若推其极，尧舜之治，亦不过此。若常人之言近，则浅近而已矣。”杨氏曰：“上不敬，则下慢；不信，则下疑。下

慢而疑，事不立矣。敬事而信，以身先之也。《易》曰：‘节以制度，不伤财，不害民。’盖侈用则伤财，伤财必至于害民。故爱民必先于节用。然使之不以其时，则力本者不获自尽，虽有爱人之心，而人不被其泽矣。然此特论其所存而已，未及为政也。苟无是心，则虽有政不行焉。”胡氏曰：“凡此数者，又皆以敬为主。”愚谓五者反复相因，各有次第，读者宜细推之。

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汎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弟子之“弟”，上声。则弟之“弟”，去声。○谨者，行之有常也。信者，言之有实也。汎，广也。众，谓众人。亲，近也。仁，谓仁者。余力，犹言暇日。以，用也。文，谓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之文。○程子曰：“为弟子之职，力有余则学文。不修其职而先文，非为己之学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德行，本也。文艺，末也。穷其本末，知所先后，可以入德矣。”洪氏曰：“未有余力而学文，则文灭其质；有余力而不学文，则质胜而野。”愚谓力行而不学文，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。识事理之当然，而所行或出于私意，非但失之于野而已。

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；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，名商。贤人之贤，而易其好色之心，好善有诚也。致，犹委也。委致其身。谓不有其身也。四者皆人伦之大者，而行之必尽其诚，学求如是而已。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，苟非生质之美，必其务学之至。虽或以为未尝为学，我必谓之已学也。○游氏曰：“三代之学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能是四者，则于人伦厚矣。学之为道，何以加此！子夏以文学名，而其言如此，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。故《学而》一篇，大抵皆在于务本。”吴氏曰：“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然辞气之间，抑扬太过，其流之弊，将或至于废学。必若上章夫子之言，然后为无弊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重，厚重。威，威严。固，坚固也。轻乎外者，必不能坚乎内，故不厚重，则无威严，而所学亦不坚固也。主忠信。人不忠信，则事皆无实，为恶则易，为善则难，

故学者必以是为主焉。程子曰：“人道惟在忠信，不诚则无物；且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音，人心也。若无忠信，岂复有物乎？”无友不如己者。无，毋通，禁止辞也。友所以辅仁，不如己，则无益而有损。过，则勿惮改。”勿，亦禁止之辞。惮，畏难也。自治不勇，则恶日长，故有过则当速改，不可畏难而苟安也。程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也，知其不善，则速改以从善而已。”○程子曰：“君子自修之道，当如是也。”游氏曰：“君子之道，以威重为质，而学以成之。学之道，必以忠信为主，而以胜己者辅之。然或吝于改过，则终无以入德，而贤者亦未必乐告以善道，故以过勿惮改终焉。”

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慎终者，丧尽其礼。追远者，祭尽其诚。民德归厚，谓下民化之，其德亦归于厚。盖终者，人之所易忽也，而能谨之；远者，人之所易忘也，而能追之：厚之道也。故以此自为，则己之德厚；下民化之，则其德亦归于厚也。

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与？抑与之与？”之与之“与”，平声，下同。○子禽，姓陈，名亢。子贡，姓端木，名赐。皆孔子弟子。或曰亢，子贡弟子。未知孰是。抑，反语辞。子贡曰：“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？”温，和厚也。良，易直也。恭，庄敬也。俭，节制也。让，谦逊也。五者，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。其诸，语辞也。人，他人也。言夫子未尝求之，但其德容如是，故时君敬信，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，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。圣人过化存神之妙，未易窥测，然即此而观，则其德盛礼恭，而不愿乎外，亦可见矣，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。○谢氏曰：“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，亦可以进德矣。若子贡亦可谓善观圣人矣，亦可谓善言德行矣。今去圣人千五百年，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，尚能使人兴起，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？”张敬夫曰：“夫子至是邦，必闻其政，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。盖见圣人之仪刑，而乐告之者，秉彝好德之良心也。而私欲害之，是以终不能用耳。”

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行，去声。○父在，子不得自专，而志则可知；父没，然后其行可见，故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。然又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乃见其孝。不然，则所行虽善，亦不得为孝矣。○尹氏曰：“如其道，虽终身无改可也；如其非道，何待三年？然则三年无改者，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。”游氏曰：“三年无改，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。”

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。礼者，天理之节文，人事之仪则也。和者，从容不迫之意。盖礼之为体虽严，然皆出于自然之理，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，乃为可贵。先王之道，此其所以为美，而小事大事无不由之也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承上文而言，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为贵，而一于和，不复以礼节之，则亦非复礼之本然矣，所以流荡忘反，而亦不可行也。○程子曰：“礼胜则离，故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以斯为美，而小大由之。乐胜则流，故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。”范氏曰：“凡礼之体，主于敬，而其用，则以和为贵。敬者，礼之所以立也；和者，乐之所由生也。若有子，可谓达礼乐之本矣”愚谓严而泰，和而节，此理之自然，礼之全体也。毫厘有差，则失其中正，而各倚于一偏，其不可行，均矣。

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；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近、远，皆去声。○信，约信也。义者，事之宜也。复，践言也。恭，致敬也。礼，节文也。因，犹依也。宗，犹主也。言约信而合其宜，则言必可践矣；致恭而中其节，则能远耻辱矣；所依者，不失其可亲之人，则亦可以宗而主之矣。此言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，而虑其所终；不然，则因仍苟且之间，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。

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

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好，去声。○不求安饱者，志有在而不暇及也。敏于事者，勉其所不足。慎于言者，不敢尽其所有余也。然犹不敢自是，而必就有道之人，以正其是非，则可谓好学矣。凡言道者，皆谓事物当然之理，人之所共由者也。○尹氏曰：“君子之学能是四者，可谓笃志力行者矣。然不取正于有道，未免有差，如杨、墨学仁义而差者也，其流至于无父无君，谓之好学可乎？”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乐，音洛。好，去声。○谄，卑屈也。骄，矜肆也。常人溺于贫富之中，而不知所以自守，故必有二者之病。无谄无骄，则知自守矣，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。凡曰“可”者，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。乐，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；好礼，则安处善，乐循理，亦不自知其富矣。子贡货殖，盖先贫后富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，故以此为问；而夫子答之如此，盖许其所已能，而勉其所未至也。

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’其斯之谓与？”磋，七多反。与，平声。○诗，《卫风·淇澳》之篇。言治骨角者，既切之而复磋之；治玉石者，既琢之而复磨之，治之已精，而益求其精也。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，闻夫子之言，又知义理之无穷，虽有得焉，而未可遽自足也，故引是诗以明之。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往者，其所已言者；来者，其所未言者。○愚按：此章问答，其浅深高下，固不待辨说而明矣。然不切，则磋无所施；不琢，则磨无所措；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，而不求造道之极致；亦不可骛于虚远，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。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尹氏曰：“君子求在我者，故不患人之不己知。不知人，则是非邪正，或不能辨，故以为患也。”

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。
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，而众星共之。”共，音拱，亦

作“拱”。○政之为言正也，所以正人之不正也；德之为言得也，行道而有得于心也。北辰，北极，天之枢也。居其所，不动也。共，向也，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。为政以德，则无为而天下归之，其象如此。程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然后无为。”范氏曰：“为政以德，则不动而化，不言而信，无为而成，所守者至简，而能御烦；所处者至静，而能制动；所务者至寡，而能服众。”

子曰：“《诗三百》，一言以蔽之，曰‘思无邪’。”《诗》三百十一篇，言三百者，举大数也。蔽，犹盖也。思无邪，《鲁颂·駉》篇之辞。凡《诗》之言，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，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其言微婉，且或各因一事而发，求其直指全体，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。故夫子言《诗》三百篇，而惟此一言，足以尽盖其义，其示人之意，亦深切矣。○程子曰：“思无邪者，诚也。”范氏曰：“学者必务知要，知要则能守约，守约则足以尽博矣。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。”
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，音导，下同。○道，犹引导，谓先之也。政，谓法制禁令也。齐，所以一之也。道之而不从者，有刑以一之也。免而无耻，谓苟免刑罚而无所羞愧。盖虽不敢为恶，而为恶之心，未尝忘也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礼，谓制度品节也。格，至也。言躬行以率之，则民固有所观感而兴起矣，而其浅深厚薄之不一者，又有礼以一之，则民耻于不善，而又有以至于善也。一说：格，正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格其非心。”○愚谓政者，为治之具。刑者，辅治之法。德礼，则所以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本也。此其相为终始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；德礼之效，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。故治民者，不可徒恃其末，又当深探其本也。

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古者十五而入大学。心之所之谓之志。此所谓学，即大学之道也。志乎此，则念念在此，而为之不厌矣。三十而立，有以自立，则守之固，而无所事志矣。四十而不

惑，于事物之所当然，皆无所疑，则知之明，而无所事守矣。五十而知天命，天命，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，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。知此，则知极其精，而不惑又不足言矣。六十而耳顺，声入心通，无所违逆，知之之至，不思而得也。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”从，如字，○从，随也。矩，法度之器，所以为方者也。随其心之所欲，而自不过于法度，安而行之，不勉而中也。○程子曰：“孔子生而知之也，言亦由学而至，所以勉进后人也。立，能自立于斯道也。不惑，则无所疑矣。知天命，穷理尽性也。耳顺，所闻皆通也。从心所欲，不逾矩，则不勉而中矣。”又曰：“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。圣人未必然，但为学者立法，使之盈科而后进，成章而后达耳。”胡氏曰：“圣人之教亦多术，然其要，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。欲得此心者，惟志乎圣人所示之学，循其序而进焉。至于一疵不存，万理明尽之后，则其日用之间，本心莹然，随所意欲，莫非至理。盖心即体，欲即用，体即道，用即义，声为律，而身为度矣。”又曰：“圣人言此，一以示学者当优游涵泳，不可躐等而进；二以示学者当日就月将，不可半途而废也。”愚谓圣人生知安行，固无积累之渐，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，是其日用之间，必有独觉其进，而人不及知者；故因其近似以自名，欲学者以是为则而自勉，非心实自圣，而姑为是退托也。后凡言谦辞之属，意皆放此。

孟懿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。”孟懿子，鲁大夫仲孙氏，名何忌。无违，谓不背于理。

樊迟御，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‘无违。’”樊迟，孔子弟子，名须。御，为孔子御车也。孟孙，即仲孙也。夫子以懿子未达，而不能问，恐其失指，而以从亲之令为孝，故语樊迟以发之。樊迟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生事葬祭，事亲之始终具矣。礼，即理之节文也。人之事亲，自始至终，一于礼而不苟，其尊亲也至矣。是时三家僭礼，故夫子以是警之。然语意浑然，又若不专为三家发者，所以为圣人之言也。○胡氏曰：“人之欲孝其亲，心虽无穷，而分则有限。得为而不为，与不得为而为之，均于不孝。所谓以礼者，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。”

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唯其疾之忧。”武伯，懿子之子，名甦。言父母爱子之心，无所不至，唯恐其有疾病，常以为忧也。人子体此，而以父母之心为心，则凡所以守其身者，自不容于不谨矣，岂不可以为孝乎？旧说，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于不义为忧，而独以其疾为忧，乃可谓孝。亦通。

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。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养，去声。别，彼列反。○子游，孔子弟子，姓言，名偃。养，谓饮食供奉也。犬马待人而食，亦若养然。言人畜犬马，皆能有以养之，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，则与养犬马者何异。甚言不敬之罪，所以深警之也。○胡氏曰：“世俗事亲，能养足矣。狎恩恃爱，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，则非小失也。子游圣门高弟，未必至此，圣人直恐其爱逾于敬，故以是深警发之也。”

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难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；有酒食，先生饌；曾是以为孝乎？”食，音嗣。○色难，谓事亲之际，惟色为难也。食，饭也。先生，父兄也。饌，饮食之也。曾，犹尝也。盖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；故事亲之际，惟色为难耳。服劳奉养，未足为孝也。旧说，承顺父母之色为难。亦通。○程子曰：“告懿子，告众人者也。告武伯者，以其人多可忧之事。子游能养，而或失于敬；子夏能直义，而或少温润之色。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，故不同也。”

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；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。”回，孔子弟子，姓颜，字子渊。不违者，意不相背，有听受而无问难也。私，谓燕居独处，非进见请问之时。发，谓发明所言之理。愚闻之师曰：“颜子深潜纯粹，其于圣人体段已具，其闻夫子之言，默识心融，触处洞然，自有条理，故终日言，但见其不违如愚人而已。及退省其私，则见其日用动静语默之间，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，坦然由之而无疑，然后知其不愚也。”

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以，为也。为善者为君子，为恶者为小人。观其所由，观，比视为详矣。由，从也。事虽为善，而意之所从来者，有未善焉，则亦不得为君子矣。或曰：“由，行也，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。”察其所安。察，则又加详矣。安，所乐也。所由虽善，而心之所乐者，不在于是，则亦伪耳，岂能久而不变哉？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”焉，於度反。度，所留反。○焉，何也。度，匿也。重言以深明之。○程子曰：“在己者能知言穷理，则能以此察人伦如圣人也。”

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”温，寻绎也。故者，旧所闻。新者，今所得。言学能时习旧闻，而每有新得，则所学在我，而其应不穷，故可以为人师。若夫记问之学，则无得于心，而所知有限，故《学记》讥其不足以为人师，正与此意互相发也。

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器者，各适其用，而不能相通。成德之士，体无不具，故用无不周，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。

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言，而后从之。”周氏曰：“先行其言者，行之于未言之前。而后从之者，言之于既行之后。”○范氏曰：“子贡之患，非言之艰，而行之艰，故告之以此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比，必二反。○周，普遍也。比，偏党也。皆与人亲厚之意，但周公而比私耳。○君子小人，所为不同，如阴阳昼夜，每每相反。然究其所以分，则在公私之际，毫厘之差耳。故圣人于周比、和同、骄泰之属，常对举而互言之，欲学者察乎两间，而审其取舍之几也。

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不求诸心，故昏而无所得；不习其事，故危而不安。○程子曰：“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五者废其一，非学也。”